

元代史書 四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燕 山 書 社

史臣曰吳直方說脫脫大義滅親卒屏權姦臣安社稷
泊脫脫秉政可以行其志矣迺見機而作遂巡引避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直方有焉

楊瑀字元誠杭州錢塘人父昌宋邠州萬戶瑀少警敏
天厯間以大臣薦召見於奎章閣論治道及藝文事命
瑀篆洪禧明仁璽文稱旨留備宿衛署廣成局副使擢
中瑞司典簿特賜牙符出入禁中改廣州清源縣尹帝
愛其廉慎留之時伯顏柄政一日挾太子出獵帝欲逐
之瑀與密謀夜以牙牌宣入瑀首以增糶官米爲請左
右皆迂之瑀曰城門上鎖明日不開則米價湧貴城中
必先聞譟且使知聖王恤民之德有何不可帝允之命
世傑班傳旨於省臣增米鋪二十鈔到卽糶都人咸額
手以頌焉以功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旋擢同僉院
事賜金帶貂裘同官有以景星見欲奏之瑀不可曰使
人共見始爲不欺後數日太白經天眾乃服瑀之有識

未幾請告歸復起爲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總管屬賊由欽縣窺建德有司疑消安長樂鄉民通賊捕下獄株連數百家民益洶洶主帥將以兵往瑀不可曰僅以疑枉鼓眾亂賊乘釁而至則事去矣我請撫之果不測我當任其咎遂肩輿直抵消安又載米二百石以賑飢民使縣令諭之明日帥以兵至瑀曰敢擅動者軍法從事鄉民驩呼持牛酒拜瑀事遂定二十年遷中未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瑀以年七十累請老丞相達識帖木兒遣使留之瑀謝事去卒於家著有山居新話行世遂魯曾字善止懷慶修武人性剛介天歷三年進士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監察御史劾中丞史惟良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劾之非公論由是眾稱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皇后真哥無子故武宗廟未立皇后主配享至元初集廷臣議之右丞相伯顏請以明宗之母亦乞列

氏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配享伯顏問於魯魯曾不能對歸問其館客曾福仲福仲曰公何疑曰母以子貴是以疑之福仲曰何拘拘於公羊之義也真哥皇后在武宗時已膺寶冊文明二后何與焉今爲臣而廢帝后爲子而尊父妾有是理乎魯曾悅乃告於伯顏曰真哥皇后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而追崇妃妾非禮也且慕容垂卽位追廢母后而立所生母爲后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集賢大學士陳顥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皇后是亦二后也曷爲不可魯曾曰堯母爲帝密庶妃堯卽位不聞冊封其母皇上不法堯舜而法太宗邪伯顏聽其言遂以真哥皇后配享遷監察御史劾太尉答失海牙阿吉刺右丞輩卜班刑部尙書兀突蠻監察御史吉當普院使哈喇完者月魯不花郎中呂思誠等皆黜之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疏言前丞相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人妻女巧誣以罪

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請止坐本身不得籍妻女郊王爲伯顏構陷宜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遷宗正府郎中出爲遼陽左右司郎中遷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至元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兵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五千人使魯曾將之起遷資善大夫淮南添設元帥領征討事徐州平又從討淮東卒於軍曾福仲者其先泰和人後徙於邵陽福仲通春秋三禮元統二年以經明行修徵入京師久不報館魯曾家魯曾從福仲言請以真哥皇后配享且告伯顏曰此館客曾福仲之議也伯顏召福仲問之對如初乃以福仲爲太常博士福仲與劉聞同爲博士相友善議甯宗祭拜禮福仲助聞爭之性剛忤丞相朵兒只歹左遷天臨路錄事棄官歸卒聞字久廷安福人父蒙正淹貫六籍讀書過目成誦聞亦有學行張翥字仲舉晉甯襄陵人少受業於李存存字安仁江

左宿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翥從之游學日進未幾又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盡得其聲律之奧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在中書薦翥隱逸召爲國子助教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召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應奉脩撰遷太常博士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直學士侍講學士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不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親之有以經義問者必應舉眾說爲之折衷無不厭其所得嘗奉勅詣中書議時政眾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搠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日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搠思監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搠思監削字羅帖木兒兵權使翥草詔翥曰此大事非親見主上不能筆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乃命危素就相府草之及字羅帖木兒至京師召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相府豈草詔地

乎素不能答李羅帖木兒欲斬之左右營救始免焉及李羅帖木兒伏誅詔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翥嘗集兵興以來死事者爲書曰忠義錄識者踐之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鄱陽人祖屋字夏載宋咸淳進士署江東路提刑幹辦大兵饒州諭能以城降者除郡守取推屋署降表屋夜遁宋平以程鉅夫薦授同知廣州路總管辭不拜隱居而卒世以魯仲連擬之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爲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授翰林待制後爲皇太子說書仁宗卽位遷集賢待制出爲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卒伯琦以父蔭授南海縣主簿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以伯琦爲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官進講輒稱旨日破顧問帝常呼其字而不名擢崇文監承旨御史奏風憲

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道廉訪司使未幾改福建道八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崇文少監累擢翰林直學士轉兵部侍郎十二年與貢師泰同除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喪師失律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之伯琦劾希曾等越分言事希曾等皆左遷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代祀天妃廟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東道廉訪司使長槍軍瑣南班等陷甯國伯琦率僚佐迎之尋奔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道廉訪使十七年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張士誠士誠稱臣入貢先是江南行臺御史金觀劾伯琦棄甯國之罪及士誠降行臺御史又爲伯琦辯釋遂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不遣改江浙行省左丞又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擢御史中丞後以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致仕伯琦留平江十餘年士誠敗明太祖聞伯琦名召見

之後返饒州卒或云明祖殺之伯琦儀觀溫雅博學工文章尤善書帝命篆宣文閣寶并題宣文閣徧摹王羲之蘭亭序智永千文刻石閣中著有六書正譌五卷說文字原一卷詩文集四卷

孔克堅字景夫孔子五十世孫也父思晦延祐中爲甯陽儒學教諭仁宗崇尚儒術一日問孔子裔襲爵爲誰廷臣以未定對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思晦性至孝居母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受業於導江張顙不爲詞章之學思晦卒克堅襲封衍聖公十五年平章達識帖卜見薦克堅明習禮教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衍聖公爵是年冬郊祀克堅攝太常使登降有容觀者稱其知禮拜治書侍御史克堅謝病歸十六年起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丞相太平奏克堅爲集賢直學士毛貴逼京師廷議遷都陝西克堅曰天子當與社稷

宗廟爲存亡惡可棄而之他且勤王兵日集賊必敗走
後果如克堅言十九年遷禮部尙書知貢舉時四方避
亂者多集京師克堅請設流寓科以收之俄遷陝西行
臺侍御史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相攻行省丞相帖里
木兒納思齊降命張良弼禦察罕帖木兒克堅及中丞
袁煥言其不可帖里木兒不聽煥亦被劾去克堅曰謀
之不臧亂且至矣遂自免歸月餘良弼敗於鹿臺奉元
遂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之
克堅以世亂不樂仕進復謝病歸明洪武三十年卒年
五十有五子希學襲封衍聖公

列傳第一百九

新元史卷之二百十二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王克敬

崔敬

韓鏞

蓋苗

歸陽

徐爽

王克敬字叔能大甯人幼穎悟常嬉道傍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甯尚樸陋克敬獨孜孜爲經史之學辟江浙行省照磨擢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知順州以內外艱不赴服除授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監四明倭人互市先是監者懼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克敬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受約束有軍士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他變克敬曰豈有軍士還鄉而不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以官倉米減價糶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鄱陽距省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罪之顧不自愧耶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汰咎四十七以上不升轉

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治書侍御史張昇曰往者監選以減較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尋遷左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住請吏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有司責之役戶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爲運使當令越民少蘇行省檄克敬抽分船貨勘蕃者例籍之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眾不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名教甚矣自今毋得逮

婦人建議著爲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泰定帝崩燕帖木兒起兵於大都立文宗海漕舟後至直沽者不果輪復漕而南還行省欲罪督運者勒其還直沽克敬謂督運者蹈萬死完所漕而還出於不得已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勳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命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宗皇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給素優今再賜錢出於無名是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皇后遠來徒御眾多非大賜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從其議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又遷淮東道廉訪使入爲吏部尙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元年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奏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惟長甯寺田不減克敬移牘中書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盜賊竊發朝廷調戍兵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眾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于朝卽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壙必危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豈盡忠之道乎故克敬歷官

所至俱有聲績時稱名卿著詩文奏議傳一世三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諡文肅子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崔敬字伯恭大甯惠州人由掾史累遷至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至元六年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又放文宗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宗之心爲心則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皇上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皆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夷狄爲中國之辱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上疏諫巡幸上都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刺幹耳朵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恩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棗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法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